本版编辑：史小今
E-mail：m2@studytimes.cn
Tel：010—62804757

热点透析

局部战争为何演变成世界大战

——反思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教训

编者按：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贫穷，要合作不要对抗，既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最强劲的时代发展潮流。然而，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仍在增多，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有所上升。值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回顾和反思这段历史，有助于我们吸取经验教训，避免重蹈历史覆辙。

□ 孙东方

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由德意日法西斯发动的局部侵略战争逐步演变升级为各大国普遍参与的全面战争，最终战火遍及亚洲、欧洲、非洲、大洋洲，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20亿人口卷入其中，伤亡总人数9000万以上，经济损失超过4万万亿美元，给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沉重灾难。今天我们不禁要问，人类社会为什么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10多年后再燃战火？一场局部战争为什么会走向全面战争？一些历史教训值得认真总结和反思。

德意日重蹈西方大国崛起的战争之路

18世纪西方工业革命以来，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建立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世界逐渐连成一体，西方大国在全球范围内往往通过战争和扩张的方式来获取资源，以此支撑自身的快速发展。这是一条弱肉强食、血与火的发展道路，不仅给广大亚非拉国家和地区带来了巨大的苦难，同时也使得西方大国间的矛盾不断深化。争夺世界霸权、重新瓜分世界成为近代西方大国崛起的必然逻辑。

进入20世纪，随着帝国主义时代的到来，这一逻辑进一步深化，西方后起大国对现状的不满与西方传统大国对霸权的护持发生了激烈的碰撞，这就使世界性的大战具备了极大的可能性。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就是一个明证，在新兴力量与传统力量的碰撞中，德国与英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对战争的反思并没有从根本上切断这一逻辑，反而在传统的思维下、战争的惯性下将其推到另一个巅峰，新的世界大战因此在所难免。

德国虽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但战后在道威斯计划和外国资本的支持下，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至20年代末，德国年工业生产总值已超越英法，位居世界第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利用西方大国深陷欧战无暇东顾之机，全力向亚太地区扩张，攫取了巨大的战略利益，工业生产总值增长4倍，对外贸易增长3倍以上，并由战前的债务国转变为战后的债权国。总体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意日迅速崛起，国家整体实力不断提升，跻身于争夺世界霸权的行列。经济实力的增强直接带动了法西斯国家的军备扩张。1930年，德国军队和半军事部队已达374000人。20世纪30年代，德意日相继实行国民经济军事化，集中全部人力、物力、财力为扩军备战服务。这种结构性的变化点燃了法西斯国家战争的火焰，特别是亚洲和欧洲两个战争策源地形成后，局部战争又带来了巨大的扩张收益，使他们逐步具备了打大战的条件，最终使其走上了同英法苏美等大国全面对抗的战争道路。

世界性经济危机是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重要原因

1929年至1933年，资本主义国家相继陷入了史上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此次危机使世界经济深度衰退，造成的直接损失高达2500多亿美元，远远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1700亿美元的损失。危机爆发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急剧下降，大量商品积压，金融机构崩溃，贸易额大幅下降，工商企业纷纷倒闭，失业率急剧攀升。

危机也对当时的世界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重要原因。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原有的各种矛盾进一步深化，争夺国际市场、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斗争愈演愈烈。为了摆脱危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转移矛盾、转嫁危机，将关注点放在国外市场的争夺上，以倾销方式不断扩大商品的海外销售，展开了激烈的贸易战、货币战，之后又进一步发展为“经济集团”的斗争。在这场激烈的争夺中，英法美等老牌国家占有明显的优势地位，而国内市场更为狭小、对国际市场更为渴望的德意日在经济上却无法与他们对抗，在竞争中处于明显劣势的地位。与此同时，经济危机引发社会危机，进一步激化了德日的国内矛盾，客观上为两国法西斯势力上台创造了条件。总的来看，危机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直接导致了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军事矛盾的深化。继意大利之后，德日两国又明确选择了法西斯道路，加紧扩军备战，决心用战争的方式来夺取殖民地和世界市场。

西方大国的绥靖政策进一步加速了战争的全面爆发

面对德意日法西斯的崛起和扩张，英法美等西方主要大国非但没有挺身而出，反而采取了明哲保身、处处退让的绥靖政策，极大地助长了法西斯国家的气焰，对局部战争演变为全面战争起到了加速剂的作用。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英美等国出于想利用日本反苏、压制中国革命力量等目的，对日本侵华行径采取了姑息养奸的纵容政策。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天，美国国务卿史汀生无视中国核心利益明确表示，“事件不是政府间而是地方局部冲突，不适用于国际公约”。英法操纵下的国际联盟对中国政府提出的申诉也只是通过了一个决议，要求中日双方停止一切冲突，并且把中国东北划为“非武装区”，由“国际共管”。这实际上是对日本法西斯侵略行为的纵容和偏袒，进一步助长了日本的侵略野心。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但是，英美法等西方大国继续采取绥靖政策，不愿制裁日本，只是重申《九国公约》，对侵略者和被略侵者不加区别，要求双方停止战争行动，致使日本法西斯侵略更加猖狂。

1935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并在英法的实际纵容下得手。1936年3月，德国出兵占领莱茵非军事区，同时宣布废除《洛伽诺公约》。对于希特勒公然撕毁《凡尔赛和约》和《洛伽诺公约》，法国按兵不动，英国也不愿采取任何实质性的制裁措施。这不仅使得希特勒这一冒险军事行动获得成功，同时也让他摸清了英法绥靖政策的底牌，导致日后德国的侵略扩张更加肆无忌惮。1936年7月，西班牙法西斯首领佛朗哥发动武装叛乱。德意法西斯借口反对“共产主义威胁”，出兵干涉西班牙内政。英法对此却采取所谓的“不干涉政策”，美国也宣称在冲突中保持“中立”。最终，促使德意迅速靠近，签署《柏林协定》，建立“柏林—罗马”轴心。1938年3月，在英法的继续纵容下，德国不费一枪一弹吞并奥地利，奥地利沦为德国的一个“省”。奥地利是英法的盟友，对此英法两国虽然表面上提出了抗议照会，但实际上4月初英法美就承认了德国对奥地利的侵略，分别撤销使馆，代之以驻维也纳领事馆。1938年9月，德国陈兵捷德边境，将侵略的黑手伸向捷克斯洛伐克。9月29日，英法德意四国首脑召开没有捷克代表参加的慕尼黑会议。会议签订了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协定》，规定捷克从10月1日开始10天内，把苏台德区割让给德国。《慕尼黑协定》将纵容法西斯的绥靖政策推向了顶峰，加速了欧洲战争的爆发。



稳定合理的国际秩序是制止世界性大战的重要保障

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原有的世界格局，德国战败，奥匈帝国解体，英国、法国虽是战胜国但受到较大削弱，美国、日本开始崛起。在战后的世界格局下，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得以确立和发展。这一体系的实质是稳定重新瓜分世界后的新秩序，只是暂时维持了大国间的相对平衡，不仅没有消除他们之间的矛盾，反而造成战胜国与战败国的矛盾、分赃不均产生战胜国之间的矛盾以及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不断深化。因此，这个体系本身就是不稳定、不合理的，不能确保战后和平，只能导致体系内部与外部的矛盾激化升级。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和平主义在与战争主义的碰撞中，最终天平倒向战争一端的重要原因。另外，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还有一个功能是压制俄国十月革命后兴起的革命浪潮。西方大国希望通过这个体系反对苏联、反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从而导致进入局部战争阶段后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迟迟没有形成，客观上加快了德意日法西斯发动全面战争的步伐。

当今世界，国际和地区形势正在经历深刻复杂的变化。旧的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冷战时期的集团对抗不复存在，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都再也无法单独主宰世界事务。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贫穷，要合作不要对抗，既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最强劲的时代发展潮流。但是，这个世界仍不安宁，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也在增多，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明显升温，地区热点此起彼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有所上升，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依然任重道远。

缺乏诚意的“安倍谈话”

□ 陈积敏

2015年8月14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首相官邸发表战后70周年谈话，这次谈话内容颇受国际社会关注。安倍政府成立以来，日本的外交政策进行了大幅度调整，甚至从根本上改变了战后日本的安保政策，如修订了武器出口三原则、解禁了集体自卫权、强行推动了新安保法案，等等。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对于二战侵略历史的反省仍是半推半就，并试图通过修订历史教科书等方式来淡化与扭曲日本年青一代的历史记忆。日本国内部分右翼势力甚至公开否认侵略历史，就连安倍本人也曾抛出“侵略未定论”，并不断挑战亚洲国家的心理底线，多次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这一切都表明，日本国内存在着一股强大的历史修正主义逆流，从而引起了中韩等国的高度警惕。在此背景下，“安倍谈话”的内容牵动着多方神经。

“安倍谈话”的主要内容

根据日本驻华大使馆发布的中文译文，“安倍谈话”主要内容包括三大部分 。

一是回顾历史。安倍表示，由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其他西方大国借助于殖民地来稀释经济大萧条所带来的冲击，并积极推动区域经济集团化，这使得日本经济遭受重创，“此间，日本的孤立感加深，试图依靠实力解决外交和经济上的困境”。在此背景下，“日本迷失了世界大局”，逐渐变成新国际秩序的挑战者，“该走的方向有错误，而走上了战争的道路”。

二是呼吁和解。安倍在谈话中表示，日本在战后得到了亚洲太平洋国家的宽容与帮助，这使得日本能够重新发展起来，“超过六百万人的战后回国者从亚洲太平洋的各地总算平安回国，成为重建日本的原动力。在中国被残留的接近三千人的日本儿童得以成长，再次踏上祖国土地”。接着，安倍以间接方式向周边国家表达了希望在历史问题上寻求和解的意愿，“战后，如此宽容的胸怀使得日本重返国际社会。值此战后七十年之际，我国向致力于和解的所有国家、所有人士表示由衷的感谢”。同时他又表示，“我们不能让与战争毫无关系的子孙后代担负起继续道歉的宿命”。

三是展望未来。安倍强调，日本“带着对那场战争的深刻悔悟”，在战后一直坚持不战誓言，走和平发展道路。他表示，日本将奉行“任何争端都应该尊重法治，不是行使实力而是以和平与外交方式加以解决的原则”，日本将不再成为国际秩序的挑战者，而是“坚定不移地坚持自由、民主主义、人权这些基本价值，与共享该价值的国家携手并进，高举‘积极和平主义’的旗帜，为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做出较之以前更大的贡献”。

“安倍谈话”为什么难以令人满意

就“安倍谈话”的内容来看，他基本回应了周边国家的主要关切，似可缓和因为历史问题而造成的紧张东亚局势。但是，“安倍谈话”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东亚国家因为历史问题而产生的认知困境与关系僵局，因为“安倍谈话”不仅没有从实质上对历史问题做出令人信服的承诺，而且在很多问题上采取了似是而非的表述方式。

例如，安倍在谈及日本发动战争的背景与原因时主要从外部环境因素来分析，却没有从日本国内因素进行分析。与“村山谈话”相比，这是一次明显的倒退。“村山谈话”中明确记载因为“国策错误”而发动了侵略战争，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安倍的这一避重就轻之举有为日本发动战争脱罪之嫌。

再如，他在谈话中提到了“侵略”“殖民统治”“反省”“悔悟”“歉意”等用语，但却是以回顾历届内阁历史认识的方式间接提及“反省”与“道歉”，称“我国对在那场战争中的行为多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而对于“侵略”“殖民统治”的主体与对象则语焉不详，仅表示“事变、侵略、战争……应该永远跟殖民统治告别，要实现尊重所有民族自决权利的世界”。因此，这次讲话虽然包含了“村山谈话”的要点，但是却阉割了“村山谈话”的精髓。20年前的“村山谈话”明确表达了日本在战前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和痛苦”，因此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而“安倍谈话”中，道歉的对象是谁？又是为何而道歉？“此前大战中的所为”指什么？很多关键内容都不清楚。此外，日本对于慰安妇问题仍然含糊其辞，只是提到，“我们也不能忘记，在战场背后被严重伤害名誉与尊严的女性们的存在”。正因此，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批评“安倍谈话”华而不实，“他用了很多美丽的词句侃侃而谈，但是我不是很清楚他在为什么道歉”。对于道歉，安倍还表示，日本人不能永远为他们祖辈的过错而承担道歉之责，足见其在寻求历史和解问题上的紧迫感，乃至于厌倦感。

又如，在论及战争灾难时，安倍首先谈到日本在战争中的巨大损失，“由于那场战争失去了三百多万同胞的生命。有不少人在挂念祖国的未来、祈愿家人的幸福之中捐躯”。他还特别谈到，日本是唯一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国家。言下之意即是，日本已为这次战争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接下来，安倍才将视线转向国外，指出“在与日本兵戎相见的国家中，不计其数的年轻人失去了原本有着未来的生命”。这显然是将因果逻辑关系颠倒了。事实上，正是日本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安倍把侵略者描绘成了受害者，而对于真正的受害者却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很显然，他对于“道歉”缺乏诚意。

安倍所谓的“反省”“道歉”是迫于国内外压力之下的无奈之举，其虚伪性跃然纸上。美国《华盛顿邮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等也注意到“安倍谈话”的模棱两可性，指出这是安倍尽力在稳住国内民族主义支持者与尽力避免激怒中韩等受害国之间寻求平衡。正因如此，这次谈话势必无法得到亚洲多数国家的认可。当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便表示，“在国际社会共同纪念二战胜利70周年的今天，日本理应对那场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性质和战争责任作出清晰明确的交代，向受害国人民作出诚挚道歉，干净彻底地与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切割，而不应在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作任何遮掩”。韩联社评论指出，“安倍谈话”虽包含“歉意”的措辞，但表述采用过去式，缺乏诚意。总统朴槿惠发表讲话称，“安倍谈话”未能达到韩国的预期。新加坡外交部也发表声明称，“新加坡未遗忘二战的残酷以及它带来的痛苦。新加坡的立场是，日本应该明确地对战争负责”。

必须看到，“安倍谈话”尽管没有抛弃原先日本政府的基本立场，但在某些重点议题上有所保留。特别是，安倍内阁的具体行为与其所宣称的内容是相互矛盾的。例如，安倍在发表讲话后的第二天即以自民党总裁身份向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祭祀费），其夫人于18日公然参拜靖国神社。因而，对于日本政府的历史认知问题，不仅要看它说什么，更要看它做什么。实际上，历史认知问题已经成为推进东亚国家关系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在战后70周年之时，日本政府如仍不能对历史问题做出真诚反思，这不仅是对侵略受害国的再次伤害，对于日本也将是一种沉重负累。与此对比，战后德国对二战侵略行为的深切悔悟以及根除纳粹影响之坚决彻底使得德国能够在欧洲赢得广泛尊重，成为促进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领头羊。日本尽管在战后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国家在经济发展上给予了大量援助，但是由于它没有在历史观上与二战期间的军国主义日本做彻底切割，甚至还出现了淡化与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正主义逆流，这使得日本直至今天仍无法获得东亚国家的充分谅解与完全接纳，因而安倍所期望的历史和解也只能是一厢情愿而已。对此，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社论称，日本“若没有彻底反省二战中的行为，并解决历史遗留下的问题……日本的下一代恐将背负继续谢罪的宿命”，“要终结‘继续谢罪’的魔咒，钥匙还在日本政府手里”。

新闻链接

词句华丽　回避实质

——直击安倍战后70周年谈话

从整篇谈话稿看，可谓词句华丽，表述生动。但是，我们在现场的感觉，总有一种很强的虚无感。因为，安倍在念这一份谈话时，既没有真情，也没有感悟，而是像一个局外人在点评他人之事一般，不是作为一个当事人，而是以第三者的立场和口吻讲述历史。让人感觉不出他是作为一个加害国的政府首脑，在向千千万万遭受过日本侵略的中韩等亚洲各国人民，做一次发自内心的真诚道歉，活脱脱像是一名蹩脚的历史教师给学生们上课。

其次，安倍的谈话中，虽然出现了“侵略”“殖民”等关键字词，但是他没有特别针对中国或韩国这两大受害国，而是具有极大的泛指性。

安倍在阐述这一敏感的问题时，他是这么说的：“我们不能再有第二次的战争惨祸。事变、侵略、战争，这种使用各种武力进行威吓和行使来解决国际纠纷的手段，不能再用第二次。我们要与殖民统治作永远的诀别，必须创造一个尊重所有民族自主权的世界。”很明显，他在谈话中不愿意将“事变、侵略”和“殖民统治”与中国和韩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是采用极其暧昧的表述手腕，空对空地作了一种虚无的姿态。

对于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开始走上殖民、扩张和侵略之路的原因，安倍过多地强调了当时的世界形势和日本所处的环境。这留给人们的印象是：日本为了自身的安全和生存，不得不走上了一条侵略他国扩张领土的道路。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推卸了日本的战争的责任，为自己的侵略与殖民统治寻找一种合理的借口。

对于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安倍在谈话中，使用了“交战各国”。对于慰安妇问题，谈话使用了“在战场的背后，遭到深刻的名誉与尊严伤害的女性们的事，我们也不能忘记”。

安倍的战后70周年谈话，是一份华丽的谈话，却也是一份没有灵魂与诚意的谈话。它装扮了自己，却难以获得受害国人民的认可与接受。从这一份“安倍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日本要想与中韩等受害国寻求和解，路途依然十分遥远。

（摘自：第一财经网站）